

厚 黑 隨 筆

厚黑
教主
李宗吾
著



晨鐘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
成都西御街二十九號

厚黑
叢書

龍城盧漢士

書 叢 黑 厚

筆 隨 黑 厚

著 吾 宗 李

購於金陵

版 出 局 書 鐘 晨

厚黑隨筆

（另名：迂老隨筆）

去年（民國二十八年）國歷三月三日，我滿六十，在成都新新新聞上，發表一文，曰：「厚黑教主八旬曾一徵文啓」，下署曰：「李宗吾」，讀者無不大笑。今年（二十九年）三月三日，在自流井，接得張君默生，由重慶來函，叫我寫一篇「自傳」，惹動了我的高興，又提筆寫文，然而寫「自傳」我却不敢。

二十七年八月九日，重慶「新蜀夜報」有云：「近月來，本報發表李宗吾先生的作品『孔告大戰』，和『孔子辦學記』，實已轟動了一般社會，因此『李宗吾先生，究為何許人？』乃成了本報讀者，紛紛函詢的問題。……」友人讀了，向我說道：「既是讀者紛紛函詢，你何妨仿當今學者的辦法，寫一篇『自傳』。」我說：這個，我何敢呢？必定要是學者，才能寫自傳，我是個八股學校修業生，也公然寫起自傳來了，萬一被國中學者鬧出，豈非自討沒趣？

我之不寫自傳者，固然是不敢高攀，同時也是不屑俯就。以整個學術界言之，我是八股學校修業生，不敢濫竽學者之林；若在厚黑界言之，我是厚黑教主，厚黑聖人，其位置與儒教的孔子，道教的老子

相等。你們的孔子，沒有寫自傳，吾家聯大公，也莫有寫自傳。我如果妄自菲薄，寫起自傳來了，捨去教主不當，降而與學者同列，豈不爲孔老竊笑？

張君與我，素不相識，來信云：「讀其書，即願識其人，先在可否於願後之餘，寫一詳細的自傳，以示範於後學。」盛意殷殷，本不敢却，然而因爲要「示範於後學」，我反慙不敢寫了。我的祖父，種小菜賣，我的父親，挑牛草賣，我小時曾幹過牽牛喂水這類生活，如果照實寫出，鄉間牧牛兒見了，一齊工作起來，豈不成了通地是教主，我這位教主，還值錢嗎？並且我是八股先生出身，倘被「後學」知道了，捨去洋八股不研究，轉而研究中國八股，豈不更是笑話？所以我提起筆，不敢往下寫。

我之成爲教主者，受師友之影響者少，受我父之影響者多。讀者以爲我父是飽學先生嗎？則又不然，我父讀的書，很少很少，我從有知識起，至二十五歲隨父親上。常見他有暇即看書，六十九歲，臨死起病之日，還在看書，然而所看之書，終身只得三本，有時還涉獵一本，其他之書，絕未看一本，我得了新異的書，與他送去，他也不看。我生平從未見他老人家寫過一個字，大約是寫不起字的人，然而我的奇怪思想，是發源於我父，我讀書的方式，也取法我父，我今日已成厚黑教主了，回想起來，這其間很值得研究，說起來話長，只好不說了，抑或得便時再說。

我的祖父，兄若弟，俱務農，我則隨時手中拿着一本書，我父呼我爲「迂夫子」，在私塾中，一

幾同學呼我爲「老好人」。一日，我父上街，有人談及我的綽號，回家對我母言之，拍掌大笑。我當日對於這兩種名稱，深惡痛絕，而今才知「迂夫子」和「老好人」，是最好的稱呼，無奈一般人這樣喊了，於是自作一聯曰：

皇考錫嘉名曰迂夫子；

良友贈微號爲老好人。

與朋友寫信，自稱「迂老」，生以爲號，死以爲諡，故此次所寫文字，題曰：「迂老隨筆」。

前年同鄉華相如之姪熟之，鄭雲沛之子北星，來成郡云：「父叔輩曾言：昔年在私塾中，我們呼李宗吾爲老好人。」我於是請一棹客，請兩君當衆聲明，見得我的話，是信而有徵的。今我在自流井，華熟之請春酒，其叔相如在座，我當衆請相如證明。跟着鄭北星父請，其父雲沛在座，我又當衆請雲沛證明，我在座上高談闊論，雲沛詫異道：「你先年沉默寡言，怎麼現在這麼多說法？」孔子曰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」我這個厚黑教主，也非生而知之的，是加了點學力的。有志斯道者，尙其勉之。

綽號之最佳者，第一是「聖人」，第二是「老好人」，第三是「迂夫子」，第四是「瘋子」，我的朋友廖緒初，人呼爲大聖人，楊澤溥爲老好人，我則四種名稱俱有，不過聖人之上，冠有「厚黑」二字

罷了。有人呼我爲「李厚黑」，尤爲乾脆。自覺李厚黑三字，較之王文成，曾文正，彭剛直等等名，光榮多了。

有人問我道：你是個厚黑先生，怎敢妄稱迂夫子和老好人之名？我說道：我發明了厚黑祕訣，不敢自私，公開講說，此其所以爲迂也，此其所以爲老好也。厚黑經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厚黑如宗吾者焉，不如宗吾之明說也。」

老子曰：「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也。」他主張絕聖棄智，絕仁棄義，是個破壞禮教的急先鋒，而孔子乃從之問禮，真是怪事！我們讀禮記「曾子問」一篇。據孔子所述，老子又是一個拘謹守禮的人，更是怪事！這算是我國學術史上的重要公案。百年後，有人編纂厚黑學案，查出了厚黑教主，是迂夫子，是老好人，恐怕又會成重要公案。

○諸葛孔明，隱居南陽，人稱臥龍，後來出師伐魏，司馬懿畏之如虎，一輩子龍爭虎鬥，我不知他真實本領安在，後見史書上載：桓溫伐蜀，諸葛武侯小史尤存，時年一百七十歲，溫問之曰：諸葛公有何過人處？史對曰：亦未有過人處，溫便有自矜之色。史良久曰：但自諸葛公以後，便未見妥當如公者。溫乃慚服。孔明出師表曰：「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。」由此知：龍爭虎鬥之立足點，無非是「妥當」而已，「謹慎」而已。我這個厚黑教主，亦未有過人處，無非是「迂」而已，「老好」而已。

我是八股學校出身，那裡會有過人處，不過會做「截搭題」，「枯竈題」罷了。我寫的「孔告大職」，和「孔子辦學記」，是做截搭題的手筆，諸君或許也見過。我生於光緒己卯年正月十三日，去年滿六十，我自己做一篇徵文啓，切着正月十三日立論，此文正月十二日用不着，十四日用不着，其他各月生，更用不着，必定要光緒己卯年才用得着。而且正月十三日，非產生一個教主不可。這是鄙人做枯竈題的手筆。諸君要我寫自傳，我特出題考一下，祇要諸君能够這樣的替我作一篇徵文啓，我即運命詳詳細細的寫一篇自傳。如其不然，我祇把那篇文字寫出來就是了，自傳是不能寫的。

鄙人受過八股的嚴格教育，每讀古人書，即見其弊漏百出。孔子的文章，以八股義法繙之，都有點欠通。例如：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三戒，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。……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」老年人血氣衰了，不可虧損，應該說：「及其老也，戒之在色。」今之青年，刮錢的方法，還爲老官場所不及，舉凡舊日貪官污吏所不敢爲者，他都敢於爲之，應該說：「少之時，戒之在得。」像這樣修改一下，文章就通了。

孟子本是八股界的泰斗，如果今日復生，進場考試，包管他終身不第，何以故？文章不通故。他作的文章，「王之臣，有託其妻子於其友，而之楚遊者，比其反也，則凍餒其妻子」。這位朋友，若非迂夫

子，定是老好人，如果落在今日，遊遊者歸來，尋覓他的妻子一定是偕同受託者，進餐館，入戲園，鮮衣美食，絕不會凍餒的，能够凍餒其妻子，還算是「古道存焉」的好朋友，所以說：孟子的文章欠通。

周秦諸子，如老子，孔子，莊子，孟子等，外國學者，如斯密士，馬克斯，達爾文，克魯泡特金等，他們所說的道理，或是或非，姑且不論，但是任你如何質問，他都有答覆，答覆的話，始終一貫，自己不會衝突，是之謂：「一家之言」。我這個厚黑教主，也有這種本事，我可上講堂，寫黑板，大講厚黑，任隨學生質問，我都有圓滿的答覆，如果答覆不出，我立即宣布，我這個厚黑教主不當。并且說：你是厚黑教主的老師，叫我的學生，來與你拜門。

孔門的書，如論語，孝經，詩，書，易，禮，春秋等，看是五花八門，仔細讀之，實是一貫。鄙人除「厚黑學」外，還寫了許多文字，看是五花八門；仔細讀之，也是一貫。道家者流，出於史官，儒家者流，出於司徒之官，厚黑學則出於八股之官。

○有某君者，同我辯論了許久，理屈詞窮，說道：「我遇着你，硬把你沒法。」我說道：「你當然把我沒法，從前顏淵遇着孔子，喟然嘆曰：『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，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』。也是把孔子沒法。你之聰明才智，不過如顏淵罷了，當然把我沒法。某君聽了大笑，我說道：厚黑經曰：『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，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，下士聞道，則大笑，下下士聞道，則大罵。』

「你不大罵而大笑，我把你提升上來，官封下士之職。」

一般人都說：要復興中國，非保存國粹不可，這誠然不錯，我所不解者，八股是中國之國粹，爲甚麼捨去中國八股不研究，反朝朝日日研究西洋八股？如此而欲復興中國，豈非北轅南轍？一般人又說：現在這個時局，非有曾國藩，胡林翼這類人出來，不能收拾，這話也不錯；獨不思曾胡二人，都是八股秀才出身，而今全國人不知八股爲何物，曾胡二人，從何出現？此鄙人所以慨然與嘆，毅然以提倡八股爲己任，無奈舊日八股老同志，凋零殆盡，後生小子，全不知八股義法，鄙人特擬作兩篇：（一）孔告大戰，（二）孔子辦學記，據重慶新蜀夜報說：「實已轟動了一般社會」，這都是一般人喜愛國粹之表現。厚黑學者，八股之結晶體也，故鄙人特意與諸君談談厚黑學，談談八股。

滿清末年，洋八股傳入中國，清廷明令廢書院，興學堂，我高興極了，把家中所藏經史文集，與夫其他等等，用羅筐裝起，在山上挖一大坑，用火燒之，那些東西，有些是自己批點過的，有些是手自抄寫，而苦心揣摩的，更有些是自己心血嘔成的，臨燒時，未免依依有情，坐在土坑邊，一面翻開讀，一面丟在火內，一連燒了幾次，而今才知洋八股是這麼一回事，深悔當日不該燒，所以我雖毅然以提倡八股爲己任！實則根底很淺薄，只好自稱八股學校修業生，不敢言畢業。

幼年時，老師在「江漢炳靈集」上，選了一篇「後生可畏」全章的八股與我讀，至今還彷彿佛記

得幾句，「某也……某也……而我也機牧以外無交遊，鄉里之中謗學問。」又云：「有官階而無職白，後人讀史，尙無假記宰相之名，所以一卷可傳，天札亦神明之譏，百年空過，衣冠等枯骨之餘。」這話真是不錯，一部廿四史中，宰相真是多極了，試問讀者，能記得若干個？當日我讀這幾句文章，往往茫然泣下，自亦不知何爲而然，所以發憤而著厚黑學一卷，在四川一隅之內，謗學問。八銘塾鈔上，張玉書八股有云：「不受朝廷不甚愛惜之官，亦不受鄉黨無足重輕之譽。」所以許多人認「李宗吾是壞人」，我也不管。

江漢炳靈集，是張文襄督兩湖時，把科歲考秀才們作的八股，命樊樊山選集而成。往年在成都，尹仲錫對我說他：在陝西做府官時，曾問樊樊山，「聽說江漢炳靈的文章，全是你做的？」樊曰：「非也，我不過修改而已，但改得很多，所改約四分之三。」這是八股界的掌故，附記於此。

鄙人寫文字，純用八股議法，幼年老師教我作八股，我有兩祕訣，「寬題走窄路，窄題走寬路」。例如：厚黑教主六十徵文，這種題目，可以任意發揮，是謂寬題，而鄙人則把一般人應說的話，掃去不說，專從己卯年正月十三日著筆，是謂「寬題走窄路」。「己卯年正月十三，是枯筆小題，寬文則上下古今寫去，是謂「窄題走寬路」。現在八股老同志，尙不乏人，讀看此篇文章，合八股議法否？如果科舉復興，進場考試，還能取得一名秀才否？茲把原文，錄之如下：

鄙人今年（二十八年）已滿六十歲了，即使此刻壽終正寢，抑或爲日本飛機炸死，祭文上也要寫享年六十有一上壽了。生期那一天，並無一人知道，過後我通告衆人，聞者都說與我補祝，我說：這也無須。他們又說：教主六旬聖誕，是普天同慶的事，我們應該發出啓事，徵求詩文，歌頌功德。我說：這更無勞費心，許多做官的人，德政碑是自己立的，萬民傘是自己送的，甚至生祠也是自己修的。這個徵文啓事，無勞親友費心，等我自己幹好了。

大凡徵求壽文，例應補敘本人道德文章功業，最要者，尤在寫出其人之特點，其他俱可從略。鄙人以一介匹夫，崛起而爲厚黑教主，於儒釋道三教之外，特創一教，這可算真正的特點，然其事爲衆人所共知，其學已家喻戶曉，並且許多人都已身體力行，這種特點，也無須贅述。茲所欲說者，不過表明鄙人所負責任之重大，此後不可不深自勉勵而已。

鄙人生於光緒五年己卯正月十三日，次日始立春，算命先生所謂：己卯生人，戊寅算命。所以己卯生的人，是我的老庚，戊寅生的人，也是我的老庚。光緒己卯年，是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九年，愛因斯坦，生於是年三月十四日，比我小點，算是我的庚弟，他的相對論，震動全球，而鄙人的厚黑學，僅僅充滿四川，我對於這位庚弟，未免有愧。此後只有把我發明的學問，努力宣傳，才不虛生此世。

正月十三日，歷書上載明，是楊公忌日，諸事不宜，孔子生於八月二十七日，也是楊公忌日，所

鄙人一生際遇，與孔子相同，官運之不亨通一也，其被稱為教主一也，天人鄙人，其其中以孔子相待，我何敢妄自菲薄。

楊公忌日的算法，是以正月十三日為起點，以後每月退二日，二月十一，三月初九……到了八月，忽然發生變例，以二十七日為起點，又每月退二日，九月二十五，十月二十三……到了正月又忽然發生變例，以十三日為起點，諸君試翻歷書一看，即知鄙言不謬。大凡教主都是應運而生，孔子生日，既為八月二十七日，所以鄙人生日，非正月十三日不可。這是楊公在千年前，早已註定了的。

孔子生日，定為陰歷八月二十七日，考據家頗有異詞，民國以來，改為陽歷八月二十七日，一般更莫名其妙。千秋萬歲後，我的信徒，飲水思源，當然與我建個厚黑廟，每年聖而致祭，要查看陰陽歷對照表，未免麻煩，好在本年（二十八年）陰歷正月十三日，是陽歷三月三日，茲由本教主欽定陽歷三月三日，為厚黑教主聖誕，將來每年陰歷重九日登高，陽歷重三日，入厚黑廟致祭，豈不很好？

四川自漢朝文翁興學而後，文化比諸齊魯，歷晉唐以迄有明，蜀學之盛，足與江浙諸省相埒。明季獻賊亂蜀，殺戮之餘，亙古未有，秀傑之士，起而習武，蔚為風氣，有清一代，名將輩出，公侯伯子男，五等封爵，無一不有。嘉道時，全國提鎮，川籍佔十之七八，於是四川武功特盛，而文學則顯為不振。六十年前，張文襄建立尊經書院，延聘湘潭王壬秋先生，來川講學，及門弟子，井研廖季平，富順宋

雲子，名滿全國者其他。作等身者，指不勝屈，橫學大興，文風復盛。考「湘綺樓日記」已卯年正月十二日，王先生接受尊經書院聘書，次日鄙人即誕生，明日即立春，萬象咸新，這其間，實見造物運用之妙。

帝王之興也，必先有爲之驅除者，教主之興也，亦必先有爲之驅除者，四時之序，成功者去，孔教之興，已二千餘年，例應退休，皇矣上帝，乃眷西顧，擇定四川爲新教主誕生之所，使東魯聖人，西蜀聖人，遙遙對峙，無如川人尙武，已成風氣，特先遣王壬秋入川，爲之驅除，此所以王先生一受聘書，而鄙人即誕生嶽降也。

民國元年，共和肇造，爲政治上開一新紀元，同時鄙人的厚黑學揭登成都報紙，爲學術上開一新紀元。故民國元年，亦可稱厚黑元年，今爲民國二十八年，也即是厚黑紀元二十八年。所以四川之進化，可分三個時期，蠶叢魚鼈，開國茫然，無庸深論，秦代通蜀而後，由漢司馬相如，以及明楊慎，川人以文學見長，是爲第一時期，此則文翁之功也。有清一代，川人以武功見長，是爲第二時期，此則張獻忠之功也。民國以來，川人以厚黑學見長，是爲第三時期，此則鄙人之功也。

民元而後，我的及門弟子，和私淑弟子，努力工作，把四川造成一個厚黑國，於是國中高瞻遠矚之士，大聲疾呼曰：「四川是民族復興根據地。」你想：要想復興民族，捨了這種學問，還有甚麼法子？

所以鄙人於所著「厚黑叢話」內喊出「厚黑救國」的口號，舉出越王勾踐爲模範人物。其初也，勾踐入吳，身爲臣，妻爲妾是之謂厚。其繼也，沼吳之役，夫差請照樣的身爲臣，妻爲妾，勾踐不許，必置之死地而後已，是之謂黑。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余豈好講厚黑哉，余不得已也。

鄙人發明厚黑學，是千古不傳之祕，而今而後，當努力宣傳，死而後已。鄙人對於社會，既有這種空前的貢獻，社會人士，即當予以褒揚。我的及門弟子，和私淑弟子，當茲教主六旬聖誕，應該作些詩文，歌頌功德。自鄙人目光看來，「舉世非之」，與「舉世譽之」，有同等的價值。除弟子而外，如有志同道合而連伯玉，或有走入異端的厚黨，甚或有反對黨，如楚狂，沮溺，荷蕢，微生畝諸人，都可盡量作些文字，無論爲歌頌，爲笑罵，鄙人都一一敬謹拜受。將來彙刊一冊，題曰：「厚黑教主生榮錄」。你們的孔子，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，鄙人則只有生榮，並無死哀。千秋萬歲，厚黑學炳焉如皎日中天，可謂其生也榮，其死也榮。中華民國萬歲，厚黑學萬歲。厚黑紀元二十八年，三月十八日，李宗吾謹啓。是日也，即我庚弟愛因斯坦六旬廿一之後四日也。

我把徵文啓發出後，收得詩文很多，佳作如林，惟有個八股老同志，宜賓李小亭，他昔年曾在自流井東新寺，炳文書院，與我同學，送我一首七古云：「玄之父玄玄乃厚，含德之厚厚不測，老子手寫厚黑經，世俗強名爲道德，……」三四兩句，真是妙極了，諸君試取鄙人所著「厚黑叢話」合訂本一五三

讀之，即知此語之妙。諸君如果高興，不妨作些詩文，與鄙人稍祝，交由重慶寄木瀾，溫泉寺，張君默生轉。

世間的事，真是無奇不有，鄙人發明厚黑學，居然有人與我爭發明權，往年友人某君對我說：有一次在宴會席上，談及李宗吾發明厚黑學，忽有人說道：我當小孩時，已聽厚黑學三字，那裡是李宗吾發明的。某君問之曰：你今年若干歲了？答曰：三十歲。某君曰：李宗吾的厚黑學，民國元年，已在成都報紙披露，今爲民國二十七年，你那時當然是小孩子。

往年在重慶，遇着新聞記者游君，說道：我讀你的作品，以爲是個青年，誰知才是老頭子。我說道：怪了！厚黑學，只有你們青年人才講得，我們老頭子就講不得。我在成都，住在侯克明公館內，侯君介紹一個姓彭的來會，是江蘇人，說道：往年在南京，讀上海發行的「論語」，載有「厚黑學」。我同朋友揣想：作者年齡大約不過三十歲上下，那知已這樣的年齡。我聽了，大爲不平，我輩老年人，連購厚黑學的權利，都被人家奪去了，奈何！奈何！

我在「厚黑叢話」中，曾說：我在四川高等學堂，肄業四年，是厚黑孕育時期，記得有天與我同班張列五（名培壽）謝經青（名敦印）談天，我說：古今英雄分四等：第一是項羽，成則稱王稱帝，敗則把腦袋交出來；慢說在劉邦駕下稱臣，就叫他渡過烏江，捲土重來，也有所不屑，此頭等英雄也。第二

是李世民，羣雄并起之日，凡與他交過戰的人，落在他手裏，莫得一個活命，哥哥反對我，殺哥哥，弟弟反對我，殺弟弟，父親祖護哥哥弟弟，就叫他把天下讓與我，請他當太上皇。此第二等英雄也。第三是虬髯公，本打算在中原血戰幾年，奪取帝業，及見了李世民，自知不是敵手，默然心死，不惟不阻撓李世民之進行，反把自己的兵法，傳授李靖，儲積的軍款，送與李靖，叫他輔佐世民，平定天下，自己跑到海外扶餘國，披荆斬棘，獨立稱王，此第三等英雄也。第四是錢繆，資融，自知能力薄弱，也就不與羣雄鬥爭，只是保境安民，修理內政，到了中原有主，納土歸順，這可說是第四等英雄。

我在學堂內，發明了四等英雄的原則，辛亥革命而後，出了許多偉人，我與他許評等級：許多擁兵自衛的人，一敗塗地之後，草間偷活，叫他學項羽，把腦壳交出來，他不幹，頭等英雄，當然够不上。打了勝仗，第一要務，就是保護敵人的生命財產，甚或跑到敵人家中，去問老伯父，老伯母受驚否？對於李世民，真要愧死，第二等英雄，更够不上。既莫得掃盪羣雄，和駕馭羣雄的能力，就該學虬髯公海外稱尊，抑或學錢繆資融，保境安民，他偏要問鼎中原，鬧個不休，第三等英雄，第四等英雄，也莫得他的位置。只好與他下八個字的批評：「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」連一個齊景公都够不上，是爲不及格之英雄，此民國二十餘年，所以紛紛擾擾，大亂不止也。

我在學堂內，高懸四等英雄的時候，列五棒然問我道：「你將來當那等英雄？」我說：「當頭等英

雄我不甘，當二等英雄，我不能，無已，其第三等英雄，第四等英雄耳。」我還問列五：「你當那等英雄？」他笑而不答。緩青則迴膝搖頭，口中念道：「科頭笑臉長松下，冷眼看他世上人。」當日情事，宛然在目，後來我的話，是實行了的。我在政治上，是第四等英雄；在學術上，是第三等英雄。反正後，我幹的是省立中學校長，和省視學這類事，他們打他們的仗，我辦我的學，查我的學。有時甲乙兩方，血戰不已，兩方的學務，都去視察，並且兩方都受歡迎，這是走的錢鏐寶融途徑，是爲第四等英雄。古今中外，許多學問都不講，獨講厚黑學，這是我披荆斬棘，另闢的扶餘國，是爲第三等英雄。後來緩青縱酒而死，終身過的是「冷眼看世上人」的生活。列五笑而不答，大約是以頭等英雄自命。民國四年，在北平殉義，臨刑時的態度，如垓下的項羽，還要從容些，真不愧頭等英雄。（二人事蹟，詳見拙著厚黑叢話）

列五殉義，是民國四年三月四日，往年經中央議決，撫卹五千元，常年卹金六百元，并令四川公葬。同時殉義者，有西陽鄒汗青，資中魏榮權，二人也是高等學堂同學，卹典未之及。高等學堂開同學會，決議請省黨部，致函西陽資中黨部，徵取二人事蹟，爲之請卹褒揚，當可准行。列五葬在榮昌，重慶浮圖關，係其衣冠墓。

○與列五同時鎗斃者，共是四人，鄒魏之外，還有某君，此君姓名籍貫，姑爲隱去，名之曰：某甲，